



自1985年9月10日起,教师节已走过三十三载春秋。
“三尺讲台,三寸舌,三寸笔,三千桃李;十年树木,十载风,十载雨,十万栋梁。”教师,是培养幼苗成长成材的园丁;教育,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。
“生我者父母,成我者师长。”总结历史和过往,不难发现,凡是尊师重教的家庭,必然和睦团结;凡是尊师重教的社会,必然文明有礼;凡是尊师重教的民族,必然充满希望。
师恩如海,我们永刻心怀!
——编者

民师两年

◎高德领

在我的人生中,曾有过短短两年的民办教师经历,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岗位,尽管后来拥有不少职务头衔,但我最引以为荣的称谓还是老师。
1968年,我高中毕业,正赶上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,就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。1969年初,上级要求将初中小学下放到大队(行政村),高中下放到公社,各级教师一律回原籍。因我们大队只有一名从外地回来的公办教师,我又是当时村里唯一一名高中生,就被选派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待遇是记一个劳力的工分,年终参加分红,国家每月补助七元钱。

我们村的学校是一所中心小学,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在这里上学。下放到大队办学后,仅剩我们一个大队的学生,加上当地驻军和附近工厂的子弟,也就200多名学生。几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参差不齐,其中五、六年级各有十几个人,各成一班教师不够,只好合成一个复式班,即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我虽然是一个民办教师,但工作量和公办教师没有区别,加上又年轻,自然多承担些工作,教复式班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。上课时先给五年级学生讲课,让六年级学生自习,然后再给六年级学生讲课,让五年级学生做作业。学生也觉得挺新鲜——当五年级学生听讲时六年级学生等于复习,六年级学生听讲时五年级学生等于在预习。当时学校停课已有三年,刚复课百废待兴,课本不能用,新教材又没出版,学校就自编教材。上数学课时为了教会学生面积、体积如何计算,我就带领他们到田间实地丈量地,到村里量粪堆、沙坑,让学生在实践中学知识。

博学、耐心是教师最基本的素质。人们常说:只有自己拥有一桶水,才能给予别人一碗水。作为一名教师,首先自己要有丰富的知识,才能更好地传授给学生,否则以自己昏昏使

人昭昭,必然要误人子弟。1970年,我们学校进行扩建后办起了初中班,招收周围几个村子的学生,第一年招收了4个班,学校安排我教两个班的数学。为了教好课,我把初中高中的数学全部复习一遍,特别是高中的数学,可以说是自学了一遍。因前几年停课,很多东西都没学,教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,也为我后来考大学奠定了基础。
民办教师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,是当时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据统计,我国民办教师曾在1977年达到最多,有491万人。他们多数终生工作在乡村,特别是山区和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区。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,无怨无悔地工作在最艰苦的教学一线。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,党中央、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,解决民办教师问题,有的转为公办教师,有的被师范学院定向招收,民办教师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,正是众多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,我才得以一步步地成长成才,每当工作变动或职务提升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念当年那些辛勤播种的耕耘者。记得在郑州航院上学时,教我们大学语文的王老师,个头不高但声音洪亮,读起古文来抑扬顿挫。他常常告诫我们: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,对每一个字都要弄懂、认准、不能读错,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在大会上讲话时读错字,那么将会成为永远的笑柄。后来茶余饭后听到人们议论,某某领导把“深圳”读成“深川”、某某领导把云南的别称“滇”读成“镇”时,不由得就对尊敬的王老师更加怀念。

在省里工作时,我曾想去看望王老师,但听说他已作古,成了我的一大遗憾。退休后回老家休息,我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几位健在的老师,在谢师宴上,我告诉他们,我不念学生时代,怀念母校,更怀念您——我的老师。

“我想见见我的学生!”

——追忆全国优秀班主任相五魁

◎郭振会

影的同学站起来!”

“聪明有时候是吃出来的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生活水平还处于不能填饱肚子的阶段,住宿的同学是要背着干粮和咸菜的,干粮是红薯面、玉米面做成的花卷馍,咸菜大多是农家自制的芥菜或韭花,这就也不能放开了吃。因此,我们经常饿着肚子。
看到有些同学营养跟不上,相老师有些着急。他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一定要吃饱,尽量吃好,他多次说:“聪明有时候是吃出来的。”着急的他买来鸡蛋,煮了之后,送给特别困难的同学。要知道,老师的家庭也很拮据,上有要赡养的老人,下有三个成长期的孩子。就这样,他还是经常煮鸡蛋给同学们吃。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每次同学相遇,还忘不了老师煮的鸡蛋。

去年春天,一位在外工作的同学回家探亲,听说老师病了,执意前往医院陪护了几天。

老师陪我们校外住宿

我们在学校,不仅吃得不好,住得亦糟。不光是男生宿舍,就连女生宿舍也无床可眠,晚上就寝,一律席地。男生宿舍里,两排地铺,中间一条一尺左右的过道。学校提供地铺,每人宽两尺左右。为了解决冬夜里的取暖问题,老师和当地农民协调了一些稻草。但麻烦也跟着来了,长期铺这些东西,便会滋生一些令人讨厌的小动物,比如跳蚤,搞得大家奇痒难忍,夜不能寐。老师知道后,从供销社买来六六粉,把稻草抱到太阳下暴晒,亲手把六六粉洒到地面上后又把稻草抱回。同学们看着他累得汗流浹背,跑去帮忙,他厉声给呵斥回去了。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一个小女孩因六六粉中毒送了命,所以他才不让我们碰。

迟来的道歉

◎张振营

张孝纯是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,虽然他已故去十多年了,但老师慈祥的容颜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。

当年教我的时候,老师正值壮年,可已头发花白、面容憔悴,说话慢声细语,看起来身体不是太好。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师范生,精通古汉语。他最常穿的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。老师从不大声吵学生,虽没有威严冷峻,但只要看到他拿着课本进来,喧闹的教室马上变得鸦雀无声,因为大家都喜欢张老师的课。
张老师还常带我们到附近的山上、小河旁,近距离观察大自然。途中,会提一些问题:林中都有哪些鸟?养蜂人是如何养蜂的?小河从哪里流又到哪里去……现在想来,张老师让我们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和观察、描摹自然的做法,对我今天的文学成就有着太大的影响。

我的作文《游大张庄水库》被张老师当作范文拿到课堂上,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的作文,用舒缓、浑厚的声音品读的情景,是那么自豪、骄傲的时光。现在看来那篇作文是很幼稚的。从岁月里走来,当年被张老师念过的作文基本上都没有印象了,唯有第一篇《游大张庄水库》记忆犹新,因为其中饱含了张老师对我的肯定、赞许和鼓励。这是我作文的起跑线,也是我学生生涯的启蒙点。

张老师虽说是公办教师,但家在农村,老婆和孩子都是农村户口,生活并不富裕,但他总是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给学生买书,我就得到过一本他送的《景物描写辞典》。他在杂志上看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,认为对我的写作会有帮助,就自己掏钱邮购了几本,送给特别喜欢写作的同学。几十年来,这本书一直伴我走南闯北。写这篇文章时,我又把这本书拿出来在手中轻轻摩挲,尽管它纸张发黄、印刷粗糙,内容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,但我从没有过去弃它的念头。这本陪伴我三十多年已卷了角的书,封面上的粉红色看起来是那么温润,就像张老师温暖的心。

张老师退休后回到农村生活,他虽然不教书了,但并没有闲下来,而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村里的文化事业中。他整理了许多历史资料,对村

里的人文历史特别是张良里籍进行了考证。如今,张店村被命名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和“中国传统村落”,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为张店村题写“留侯张良故里”……这一切都与张老师的辛勤努力分不开。

多年来,张老师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,关心着我,而我在一件事上却感觉愧对张老师,每每想起来就隐隐地痛。

张老师是个正直的人,不肯为自己的私事求人。农转非后几个子女中没有一个人安排工作的,对此他总是自责。万般无奈中,他想到了给儿子买一辆车运输。张老师拿出了全部家底,又借了一些、贷了一些,买回来一辆二手车,谁知跑了不到半年就出事了。车停在路边时,一个妇女骑着一辆农用三轮车撞在了汽车上,连人带车翻到了沟里。三轮车上的老太太是骑车妇女的母亲,送到乡卫生院检查,人无大碍,张老师的儿子掏了检查费,并给了200元作为赔偿,事情就算结束了。可是老太太回到家,半辈子没赶上。有的人,到了才赶上。人一生要是遇上好老师,也算是幸福事。我就遇上过不少好老师,当然忘不了他们,也不能忘了他们。

在大山里长大的农家穷孩子,我从小不想上学,上小学就好逃学,好淘气。余子文老师为了让我上学,找到俺家。我抱住门框不走,他硬是把我背走。晚上,让我跟他睡在一起,我原他一张床。第二天他说:“要不是水

抹不去的记忆

◎高淮记

性,就被冲到风口了。”刘治国老师是抗美援朝回来的,军人脾气,因为逃学,他追过我,打过我。当时我恨他,后来才知道他的苦心。三年级时,老师史德育是个老好人。我们几个调皮孩子,一会儿一举手,要到外边小便,有时一去不回来,上坡下河玩个够。十来岁时上高小,一天在河里洗澡,抓获一只小鳖,视为宝贝,娇滴滴放在课桌上。恰恰那天是梁洪楷老师上课,他最严厉,学生们都怕他。我仰头看着黑板,心里想着小鳖,时不时低头看看斗里。那鳖在斗里不停地爬,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老师走下讲台,直接从课斗里把小鳖捉出来,掂得高高的说:“太小了,不够大家吃,放了吧。”接着继续讲课,我虽舍不得我的鳖,但庆幸老师没咋发火,意外得很。轮到梁洪文老师上自然课,他总是笑眯眯的,学生们都不怕他。教室外的大路上赶过一群山羊,大公羊的头上顶着又粗又长的角,把别的小公羊顶飞了。正在上课的小子们,憋不住笑出了声。梁老师说,笑啥笑?这就是自然。

除了他们,还有好几个启蒙老师,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一辈出入于农村小学破陋的小屋里,可他们一直辉煌在我的感激里。
十二岁我到下汤上中学,当时叫鲁山四中。那里有我太多的记忆,有我太多的好老师、好同学。在《我永远的鲁山四中》一文里,已潦潦草草说过一点儿。今天,单写一个“饥”字,只说一个胡老师。

胡老师是伙食长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就只有一只眼,据说另一只眼在水库里炸鱼时被炸瞎了。那时候,学生交粮换饭票,交现金换菜票,粗粮发粗票,细粮发细票,拿着票打饭打菜。几百学生,人多事多,验质时特别

心桥 ——致我的学生

◎段仲禹

心桥的一端是世界,另一端是校园。你们总是踏着彩虹,走进我的思念。

虽然已告别校园,但你们的身影总在我眼前。你们的身体很远很远,但我对你们的思念会到天涯海边。从黎明到夜晚,你们的名字我重复数遍,不知你们都在何方,端着怎样的饭碗。

你们的眼睛曾给我力量,我才能耕耘在讲坛。你们是我的氧气,有了你们蜡烛才能点燃。虽然岁月会爬上容颜,但你们火红的青春永驻我心头。虽然离开校园很久很久,但你们的探索追求常在我的脑海闪现。

啊,同学们!是你们给了我信心,我才把桃李奉献给人间。你们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鲜花,你们是我心中永恒的春天。你们是我人生的力量和靠山。你们对我如母亲般敬爱,我对你们如儿女般牵挂。沿着师生情谊铺就的心桥,我的思念走进暮暮朝朝。

尊师才会重教,重教必要尊师,这不仅是学生的课题,而且是整个社会前行的动力。常怀一颗敬师之心,这就是抹不去的记忆。

